

我的丈夫谷正倫（七）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戒嚴司令衛戍南京

仍然乘那艘英國輪船去了上海，還是住在張賦濤先生家中，不久便得了紀常的消息。寧案的發生，對於我們國家前途真是太危險了，共產黨早有計劃煽動這一次暴亂，所以北伐軍入城以後，變兵潰軍和流氓地痞，專門襲擊外國人的商店、住宅、學校和醫院，尤其搶劫了英、美、日三國的領事館，共產黨爲了假洋人之手打擊北伐軍，暴亂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，因此外國人大都受了侮辱，接下來便是外國軍艦開砲轟擊南京，以資報復，砲轟從下午三時半持續到五點鐘，南京百姓被打死了二十二人，傷了二十個，房屋轟毀十五處，尤有妙耳山玄天大帝廟後屋停放的九具棺槨，也中了砲彈，把死屍炸得粉身碎骨。

幸虧蔣總司令取緊急措施，派賀貴嚴先生爲戒嚴司令，紀常駐在雨花臺上的第一旅迅速出動，楊總司令部偵知的情報，共產黨挑唆第六軍第十九師準備全師叛變潛逃，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協同友軍包圍第十九師，把他們全部繳械，

抓了些首從份子，其餘的則一概加以解散。再加上外交交涉措施得宜，天大的一場禍事，終於消弭於無形。

早在從九江出發，會攻南京的時候，總司令因爲獨立第二師事實上有兩個師的人員和配備，他們一路作戰，奮勇爭先，仗又打得好，所以下了命令，將獨立二師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。賀貴嚴升任軍長，而派紀常和毛炳文先生爲第一、第二兩個師的師長。但是毛炳文先生和紀常相約，不打下南京，不就師長的職。那裏想到攻克南京第六軍便出了大亂子，總司令先派賀貴嚴爲戒嚴司令，旋不久便將拱衛京畿、鞏固後方的重責，交給了紀常。這以後戒嚴司令部改制爲衛戍司令部，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，紀常又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憲兵司令，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日大戰南京撤退，他衛戍南京整整十年又半年，而他的帶兵作戰生涯，遂以團長起而師長止，最妙的是他那四十軍第一師師長的名義，也並不會擔任幾天。

我得到紀常出任南京戒嚴司令的消息，很快

的便由上海趕到了南京，和他團聚。談起那夜被困江心，進退失據，而不知道南京城防重責正好是由我的丈夫擔負，說得紀常也不禁爲之哈哈大笑，笑後，他又正色的告訴我說：

「就算我曉得了妳困在船上，下不了岸，祇怕我還是沒有辦法把妳接下來。一則對外交涉剛在進行，外國軍艦船隻對我們是有敵意的，二來，那個時候南京城防，治安頭緒萬千，一片亂麻，一連好些天，我連打一個盹的時間都沒有，叫我怎麼抽得出空設法接太太？」

他說得很直率，我也相當的瞭解，紀常爲人，總是公而忘私。當時國民革命軍雖然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自蔣總司令廣州誓師出發，可以說是一路勢如破竹，一戰定湘，再戰平鄂，三戰撫贛，四戰而光復京滬。但是，由於共黨份子潛伏軍中，汪精衛他們包藏禍心，製造事端，百計阻撓，企圖陰謀攫奪，蔣總司令所得的勝利成果，這是在當時明眼人一望而知的事實，所以蔣總司令力克粵、湘、鄂、贛、皖、蘇、浙、閩八省，真正可靠的後方基地僅祇是經過清黨血戰

而後得以鞏固的京滬杭一帶，寢假而成往後的寧漢分立之局，南京在當時的重要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
在那種時候，那種環境之下，總司令把衛戍南京的重大職責付與紀常，使他在深切感動之餘，心理負擔，相當沉重。我到了南京，夫妻團聚，成天和紀常在一起，據我親眼目視，他說的「頭緒萬千，一片亂麻」，確無一字虛假。當時的南京城裏，方經兵燹，又遭過外國軍艦的砲轟，共黨份子，四處潛伏，散兵游勇，時出搶劫，那週匝一百二十里的城牆之外，張宗昌的直魯軍主力並不會全部擊潰，孫傳芳也在隨時隨刻伺機死灰復燃，漢口方面尤且咄咄逼人，動不動便要兵戎相見，因此一會兒說是唐生智要樓船東下了，一會兒又謠傳李宗仁如何如何，鬧得南京城內草木皆兵，風聲鶴唳，外在的危機影響所及，南京的治安秩序更是不不得寧靜。

紀常對於撥亂反正，肅清盜匪，自有他的一套理論，在那忙碌緊張，席不暇煖的時期，我常時聽到他喟然太息的說：

「曲突徙薪無恩澤，焦頭爛額爲上客」，多一半人都有這個毛病。所以，但凡身負治安責任的人，遇事必須防患於未然。

白吃湯糰殺鷄驚猴

防患於未然說來簡單，做起來可真不容易，紀常每天辦公早出晚歸，往往七點多鐘出門，要晚上八點多鐘才能回家。回了家以後他那顆心還是不能定，一心都在外頭。家裏裝了好幾架電話機，鈴聲一響他的情緒立刻便緊張起來，倘若隔

兩三個鐘頭電話寂然，他又躊躇不安，自己打電話出去東問問，西查查，遇有什麼案件發生，家裏面幾隻電話鈴聲不絕，此起彼落，他跟副官衛士接聽來不及，有時候還要拉我的差。事情忙過了，我請他去摸摸那幾架電話的聽筒，隻隻都是熱飯餛飩的。

處理轟動國際的「寧案」，紀常除了將第六軍第十九師加以繳械解散，此外又奉到總司令的命令，各軍即刻自行搜查，抓到持有贓物的官兵，不分階級，一律就地正法。記得後來我們在南京看到上海出版的「國聞週報」，那上面所載的消息，跟事實完全相符，那一篇登載在四卷二十二期，發表於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的報導，我曾抄錄一部份，至分仍然留存。

國聞週報的報導說：

「賀（耀祖）軍紀律本佳，無論何人，亦未有證實其會行劫者，但聞有兵士過行劫者負贓物以行，該軍會有一兵會奪而有之，持歸營中，爲執法官所知，報告軍長，即時梟首示衆。」

這一份相當權威的週報，在同一篇報導裏又說：

「……並由各軍自查，即自行槍斃，故程（潛）軍斃四、五十人，魯（滌平）軍斃二十餘人，賀斃一人也。」

紀常後來告訴過我，所謂的斃一人也，就是那個奪了人家贓物歸營，隱匿不報，而經賀貴嚴先生判決，砍下腦壳來示衆的那一名列兵。

那篇報導裏還有描寫紀常首先打進南京城，旋即退出的經過，報導中說：

「直、魯軍本身決定南京命運之不可救也，

實在三月二十三日，故自是日下午五時起即開始退寧，徹夜未息。是晚八九時即有黨軍第四十軍之第一師師長谷正倫所率之一團，已入通濟門，見城內寂靜，燈火不甚明，即時退出，因其後路大軍隔離尚有二十餘里，恐以少數中伏而被擊也。蓋是役黨軍之作戰者，爲魯滌平之二軍，程潛之六軍，及賀耀祖之四十軍之三部，程由皖之當塗以攻大勝關，當寧之西北，賀由皖以攻寧之正南，此兩部作戰極激烈。魯由浙入宜興，以攻寧之東面，戰事較和緩。當二十三日晚，此三軍均逼近寧城，以黑夜未盡審敵人虛實而未敢深入。」

紀常談起這一段報導時，他說：

「報導和當時情形大致不差，只是我那一夜退到中華門外的雨花臺，一方面是因爲不明虛實，因而想先佔到那處戰略要地再講，另一方面則由於九江之戰我們微律奪了頭功，南京之役對於友軍就應該禮讓一些。」

他接任南京戒嚴司令，抱着防患未然，殺一儆百的決心，在盜匪宵小，潰軍亂兵多如牛毛的南京城裏城外，他派出憲兵日夜巡邏，他自己也騎了馬匹，大街小巷的到處巡察。戒嚴司令部偵防嚴密，執法如山，作奸犯科者自然不敢挺而走險，漸漸的便知難而退，市面也就迅速的秩序恢復，歸於安謐。祇不過，一天晚上，有一個流氓在街頭白吃湯糰的一盆湯糰，吃完以後不肯付錢，還拿出刀子來威嚇人家，這個流氓被戒嚴司令部的人抓到，經紀常親自審問屬實，他當場宣判，犯人膽敢在戒嚴時期持刀搶劫，按照軍法應予槍決。

第二天，便把這個白吃湯糰的搶犯，綁赴水

西門外，當衆執行。白吃湯糰，持刀威脅其事甚小，谷司令逕行槍斃却是衆目睽睽，盡人皆知，因此這個消息口耳相傳，不脛而走，發生了很大的宣傳作用，吃一盆湯糰都要被槍斃，那還能搶得偷得，明火執仗，糾衆行劫嗎？紀常「殺一儆百」的辦法，果然奏效，他一下子鎮壓了南京城裏的搶劫之風，但是從此以後，谷正倫用法太嚴，殺戮刑罰，什麼「鬍子一翹就要殺人」的說法，也就傳誦遐邇，歷數十年而不衰，好事者加油加醬，惡意宣傳者添枝作葉，終谷正倫一生，不悉底蘊者都把他當做了五殿閻羅，殺人不眨眼的酷吏，這真是空穴來風，羨生錦，使他幾十年來得不着個辯解處，他曾迭次私下提起他治亂理紛，當南京戒嚴司令那一段時期的作爲，自嘲說：

「以當時情勢之複雜混亂，我和所部官兵，要是稍一鬆弛，稍一懈怠，一天發生十件八件搶案，那也不算稀奇，一天殺十個八個明火執仗的劫匪，也不值得誰來議論，但是我祇殺了一個人，一舉截止了亂風，恢復了治安，我審那一件案子容或量刑過重，然而誰能知道我當時的迫不得已，無可奈何？」

兩路剿匪唱空城計

紀常膺命擔任南京戒嚴司令的初期，由於張宗昌、孫傳芳主力猶未全部被殲，張作霖雄踞北京，睥睨不可一世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，荊棘仍多。故所以，他所帶的四十軍第一師要調到前方去打仗，南京城裏，他所可掌握的部隊，祇有兩團人，那便是總司令以隨軍北伐的憲兵，改編

成的憲兵第一團，和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憲兵營、總司令部衛士大隊合併組成的憲兵第二團，憲一團和憲二團的老團長陳步雲先生和伍誠仁先生，此刻都在臺灣，回想當年以兩團兵力負責南京偌大範圍的城防，只怕兩位先生迄今記憶猶新吧。

這兩團人豈祇負責南京城防而已，遇有緊急情況，他們還要兼顧京畿，乃至鄰省地區的剿匪任務，記不清是那年那月，國民革命軍主力全部渡江北伐，三萬六千頃太湖裏的土匪，還有皖南一帶積匪大股，同時乘機大舉出動，打家劫舍，騷擾地方，北伐大軍回師不及，附近地區又無兵可調無兵可用，土匪則裹脅良民，聲勢浩大，浸漫然有燎原之勢。首都軍政當局爲之急得手忙腳亂，坐立不安，紀常更是焦灼煩亂，日坐愁城。我們各家家規向稱嚴格，男主外，女主內，紀常不但跟我絕口不談公事，但凡有客來訪，我必定要避開，他爲公務打電話，除非情況緊急他命我在旁幫忙接聽，我也是趕緊起立，避之猶恐不及。爲此還有熟悉的親友取笑我，問我說：「妳爲什麼這樣緊張，這樣認真？」我不好意思說谷先生定的規矩如此，我不敢不遵。祇好找個託詞回

答：

「谷先生跟客人談的事情，打的電話，我還是不聽爲妙，因爲我素來神經衰弱，聽了那些軍情緊急，跟些嚇死人的事情，我會爲他緊張得睡不着覺的。」

因此，太湖和皖南的匪患，我也是事隔多年，在紀常偶然提起的時候，方始略知經過，事態嚴重時期，我祇是察言觀色，曉得他有很大的困

難，自己唯有千思百想，暗中着急，苦於不敢探問，而且即令他肯告訴了我，我一介女流，依然無以爲助。旋不久，紀常像是下定了決心，他說他要出差，事後方知，他是分兵兩路，兩路指揮，用最快的速度，把太湖和皖南兩股巨匪，一一收平，拯救了地方，鞏固了後防，多年後他談起這一件故事，當時我還杞人憂天，着急的問：

「你那時候不是只有兩團人嗎？你帶多少人出去剿這兩路的匪呀？」

紀常聽了，莞爾一笑，他回答我說：

「不瞞妳說，那兩團人我全派出去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我十分驚訝的再問：「當時南京城裏不是空了的嗎？」

「但是也並沒有什麼風吹草動呀，」他一聳肩膀說：「妳不想想，成立憲二團的時候，連總司令的衛士大隊都撥給我們了，我還能到那裏去調兵遣將？」

戒嚴司令部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，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在全國各地實行清黨，四月十八日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，由黨國元老胡漢民先生出任第一屆國民政府主席，中華民國改以南京爲首都，設立衛戍司令部，紀常奉派爲首都衛戍司令，這一副沉重的擔子，他一直挑到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，在國難空前嚴重的時候，汪精衛等野心份子掀風作浪，尤有廣東軍要推波助瀾，使得中央政局發生變化，第十九路軍總指揮陳銘樞出任「京滬衛戍司令長官」，紀常則由蔣主席交付給他另一項重要任務——從速建立一支全國性的憲兵部隊，同時促使憲兵司令部早日成立。

構想是 蔣主席早就有了的，紀常認為，憲兵建軍，應該先從培養幹部入手，蔣主席批准了他的計劃，他便在民國二十年元月，在南京申家巷設了一個「憲兵教練所」，由紀常兼所長，殷學瀛先生當主任，刻在臺灣的張慕陶先生則擔任學兵隊的隊長。

當時，剛好蔣主席在把武漢行營的一個憲兵團，調到南京來，指定由紀常負責整編訓練，然後改編為憲兵第三團，紀常便以憲三團的訓練為起點，不久又抽調三個憲兵團的班長，輪流受訓，最後是調集各級軍官，參加新設立的軍官講習會，他設法禮聘到國內的名教授，如薩孟武、于能模、葉在均諸先生，講授法律常識，又從日本請來了教官，如加藤少校、長友上尉，講解憲兵業務各學科。

但有機會司令上課

以南京衛戍司令而兼三個訓練機構的主持人，紀常公務綳集，以至必須焚膏繼晷，那是必然難免的。但是，他在如此忙碌緊張之中，每天還要抽出時間，到軍官講習會去隨同學員一道上課，朋友們覺得他大可不必，曾經有人問他：

「你這樣做，是否爲了以身作則，藉此督促那些學員的課業？」

「那倒不盡然，」紀常坦白的講：「請來的教授教官，都是專家學者，有這種聽他們課的好機會，我爲什麼要放棄？」

紀常着手訓練憲兵幹部，他是從他自己開始，以至憲兵第一、二、三團的每一個人，先使這一批基本人員趨於健全，然後再推而廣之。他很

重視憲兵幹部的專業訓練，光是廣及每一位憲兵成員，他還嫌不夠，紀常認為廣泛與高深同爲必須積極尋求的目標，所以，軍官講習會辦了一個多月，在民國二十年三月間，他又親自選拔了一批最優秀的憲兵軍官，保送到日本去考察日本憲兵學術和業務，爲期三個月。

人數一共是十二位，計爲刻仍在臺的譚煜麟、陳興賢、鄧飛雄、李鐵如、余翼羣諸先生，以及有的成仁病故，有的不悉下落的歐陽珍、蔣孝先、王公選、彭善後、黃天玄、莫我若、文重孚等。他們都是憲兵的中堅，紀常最所愛重的基本幹部。

於是，到了民國二十年十二月，中國憲兵便由三個團，擴充到兩個旅，每旅各有三團人，時至今日我還記得，憲兵第一旅的旅長是呂敷書先生，第二旅旅長則由張鼎銘先生擔任。

臺灣鐵路貨運服務事業之發展

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，社會愈進步，經濟愈發展，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，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。鐵路服務的對象，分爲旅客與貨物。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，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，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。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，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，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，而且除了運輸以外，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，如裝卸、保管、搬運、接送、包裝、改裝、報關、保險等，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，與費用節省，有直接影響，爲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，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，完善而健全貨運服務機構，確有需要。臺灣鐵路貨運服務所，就是爲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。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，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，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，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，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，創交通服務事業之前驅，前途發展，實未可限量，希社會各界人士，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。

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蔣主席辭去本兼各職，當天，南京城裏便發生了空前未有的荒謬絕倫之事，北平學生示威團到中央黨部去請願，由代理行政院長兼京滬衛戍司令長官陳銘樞，和教育部長蔡元培接見，情緒激動的學生，一語不合，揮拳動武，居然把兩位大員毆打成傷。

轉眼間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上午，中央政治會議推選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，下午一點鐘，上海市政府奉命答覆日本人的最後通牒，對於日方提出的四點要求完全接受，詎料到了午夜十二點二十分，閘北日軍突然開火，焚燒、擄殺，遍及華界，黃帝子孫，哭喊震天。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」，這便是震撼國際，驚天動地的「一二八」之役由來。

自此，紀常的處境日艱，任務愈險。

(待續)